

·人间笔记·

□吴军

走路去

“走路去喽!”换上跑步鞋,套上休闲装,对家人的招呼声刚落,我便怀揣着几分兴奋走出了家门。这是近五年以来我每天必须完成的“规定项目”。

走路,是人一天当中的常态动作。在单位,向领导汇报工作,得走路;到隔壁办公室咨询个事,得走路;转身去茶水柜续杯水,得走路……即便在家,洗好衣服晾晒到阳台上;开门迎个外卖;下楼取个快递,做哪件事不走路能成?可以说,在生活和工作中,走路几乎须臾不可或缺。它链接着一个又一个场所,贯穿着一个又一个时间点。

走路是如此稀松平常,那么我出门走路究竟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原来,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走路其实是一种运动,时尚一点的说法,叫健走。

2016年,在我所在的报社的一次主题策划会上,几位年轻的同事提议做一期关于健走的新闻专题。老实说,那是我第一次听闻健走一词。好在当时我没有“不懂装懂”,而是认真地仔细地听取了大家的阐述,最后一致同意立即着手进行采访。从后来小伙伴们采访的文字和图片看,健走正成为有着广泛人群的一种新的运动健身方式。

我还得知,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城北有座因李白七次到访而闻名的“江南诗山”,这里林木葱茏,山清水秀,是一处地道的天然氧吧。每至夕阳西下,山麓以及直抵山顶的游步道行人如织,人们一边健走,一边沉浸在湖光山色的醉美之中。其人群规模,颇为壮观。报纸聚焦健走的专题自然引发了读者的共鸣,且反响强烈。

没有想到的是,自此我也成为了健走队伍中的一员。

健走,起源于欧洲,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种运动方式,主张通过大步向前,快速行走,提高肢体的平衡性能,它不受年龄、性别、体力等方面的限制,属于低投入、高产出的有氧健身运动。它同时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逐渐成为新的时尚健身潮流。

不过,平时我和朋友们并没有“高大上”地将这种运动叫健走,而是依然直白地称之为走路,觉得这样不仅接地气,也更亲切、更自然。而且,在进行这项运动时,根据自身身体素质,速度可时快时慢,步履可时大时小,间或驻足片刻,在宽松随意中充分享受健走带来的美好。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在一个在路上。而健走时,不仅身体在运动,精神也在行走,可谓身体和灵魂同时在路上。走着走着,常常不自觉地想起匆匆如白驹过隙的过往,仿佛默声电影一幕幕地从脑际轻轻掠

过。无论是童年的天真,年轻的轻狂,还是中年的沉稳,在回望的镜像里都显得同样的弥足珍贵。尤其是思绪飞回我酷爱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笃信自己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青春季时,我年过半百的心依然如惊涛拍岸,澎湃如昔。我甚至默念起烂熟于心的诗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一些人、一些事,以及过去的“我”顿时“复活”了。当然走着走着,我也会思考当下,更会展望未来。

久而久之,我甚至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刻,心灵才是最纯净的。我仿佛站立于云端,俯视着人生这条多彩河流的浩浩汤汤。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一书中说,“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尽管村上春树的跑步与我所说的健走有所差异,但二者的情境却有着相通之处,即都可以运动边凝视自己,并在凝视中回味人生,感悟人生。

的确,眺望周围的风光,也是健走时不错的选择。也许是兴趣使然,我很少去运动场健走,我喜欢在僻静的街巷穿行,陈年的老屋,斑驳的墙面,瘦窄的青石板路面,无一不在诉说着悠悠的过往。尤其是落雨天,街巷曾经的繁华与喧闹,仿佛氤氲在朦胧的烟雨里。在这里边走边看,犹如阅读,读乡土地理和历史,读一方天地厚重的人文积淀。而城市公园或近郊,则是我健走的另一去处。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养眼养心,让健走有了更足的劲头。我一天一至两个小时的健走,大部分时间是在傍晚,置身公园或近郊,但见远处青山如黛,近处水波潋滟,高处云卷舒舒,伴随着时间的流动,夕阳西下,夜幕缓缓垂落,灯火渐次升起,美得如一幅幅动人心魄的油画,令人心怡。健走的脚步也瞬间变得轻快飞扬。

正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个健走者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悟。但健康体魄、愉悦心灵则是健走爱好者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在近五年的健走时间里,我所走过的数千公里里程,流下了我不少的汗水,记录了我不同的遇见,留下了我无尽的思考。当然,它更让我的身体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身强体壮不敢说,至少不像以前看上去那么“小生”。又譬如,以前坐惯电梯的我,如今爱爬楼,爬个五楼六楼气不喘心不慌,便是最好的注脚。

笔行至此,我得搁下笔,出门,走路去!

母亲

——中元节忆故母

□黑多

离家时 你把日子
守望成缕缕白发
归来时 你把日子操劳成
满脸皱纹
村头 那荒芜的路口
总有你瘦小的身影

每一次远行
都扯下你串串泪珠
每一次受伤
都是你将我抚慰
因我的笑而笑
因我的忧愁而苦闷

你曾 很想一尊菩萨
也曾 很想一位儿媳
你的愿望如此简单
每一次偶尔地提起
我总是 无心地
讪笑着你的无知

而今 你已远在天国
无需你的菩萨保佑
也无需你的儿媳孝敬
无需再记挂你疼爱的儿孙

你曾经的衣物早已焚了
你坟上的荒草定期除了
烧给你的纸钱一次也少不了
你的音容 停留在记忆里
日渐模糊了
唯有对你的歉疚
如同你每次 浆洗的衬衣
旧而复新

秋色

□殷红波

露雨花香半屠窗,
凉风舞韵卷黄龙,
斑斓秋色最怜谁?
唯我钟情枫叶红。

·非虚构·

□张梅

一个农民工的收藏情怀

梅天的泾县,丝雨绵绵,雾霭重重,给群山披上了蝉翼般的白纱。因为慕名,我们冒雨来看望一位农民工的收藏和他开的书店。我们一行来到了泾县云岭镇,在第四军军部旧址附近,开了几家门市部,在门市部我们终于找到了“皖南云岭战地书店”的主人曹康成师傅。

当走进这间大概只有15平方米的书店时,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到震惊,只见三面墙的书架上堆满了旧书籍,有旧报纸、连环画、伟人像章。一旁的玻璃柜里还有许多不常见的收藏品,有当年侵华日军盛放食品的盒子、文件夹、挎包等,还有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我感到很新奇,其中一枚“抗战必胜”的纪念章特别吸引着我。听曹师傅介绍,据讲这枚纪念章国内并没发行,这是抗日战士用清代一元铜板手工打制而成。这枚纪念章凝聚着八年抗日必胜的信念,以及赶走侵略者

的雄心壮志。

书店里藏品数不胜数。我环视着书店,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怎么会舍得用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收藏这么多历史意义的实物?曹师傅告诉我,他在地打工二十年,建筑工地上的什么活都干过,他一边工作,一边看什么书,还一边收藏,他把在工地上挣的钱,大部分用于收藏。如:周恩来总理年轻照片、日本大正九年的报纸、博爱日记本、1950年首发国庆节报纸……为了这些收藏,曹师傅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在和曹师傅的接触中,看着他欲言又止,眼里噙满泪水。我突然明白了些什么。我耳边始终回响着他讲的每一句话:一个人要有理想,有爱好,为自己的所爱去追求,累点,苦点,穷点,都没关系。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干了一件极有文化的事。



国画 □赵前华 作



水粉 □杨昌森 作

·岁月遗照·

□许敬周

吹得胜令的号手

孩提时,最喜欢到姑奶奶家去玩。不是眼馋姑奶奶烧的菜好吃,也不是眼红姑奶奶好似总有掏不尽的小玩具,什么蛴螬罐、蟋蟀罐……而是姑奶奶胸中那讲不尽的故事。我总是搬只小靠椅在姑奶奶身边,听她讲除暴安良的侠客,仗义疏财的义士。更多的是缠着姑奶奶要她讲我从未谋面的姑爷爷,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一个吹得胜令的号手。

我的姑爷爷年轻时是个吹鼓手,吹、弹、拉、唱无一不精。村里有个红白喜事少不了他。特别是那唢呐吹得出神入化,吹百鸟朝凤那真是各种鸟鸣雀嬉,惟妙惟肖。他还有一绝活,办酒时,亲朋一入座。上菜时,司仪会喊一声“上菜嘍”,吹鼓手便要吹奏乐器。逢到那个把喜开玩笑的乡亲,眼瞅着乐手正夹块肉往嘴里送时,一声高喊:上菜嘍。常常把乐手搞得手足无措,吐出来不雅观,吃下去总得嚼几口,声刚落,乐队无声,大煞风景。这时只有我姑爷肉肉在嘴里,唢呐声起。事后有人问道:难不成把肉吞下去了?我姑爷爷笑道:把肉往嘴边一贴不就完事了。这是绝活,后来我也曾试过,不管用,没点真功夫,不行。逢高兴时,姑爷爷用唢呐学人讲话,笑声连连,给酒席上增加不少乐趣。

我的姑奶奶和姑爷爷相爱已久,终成眷属。正是新婚蜜月,姑爷爷毅然告别新婚妻子,姑爷爷下连队当了名司号员。黄澄澄的军号姑爷爷爱不释手,睡觉还紧紧搂在怀里。同行同理,作为一个唢呐爱好者,姑爷爷把这军号也吹得与众不同,格外嘹亮动听。我曾听当时和姑爷爷一起当兵的陈老爹说起,每当清晨,起床号便响起,当起床号尾音将落时,姑爷爷会调皮地加入长长的音节:起床嘍。战士们把清晨听起床号当作一种享受。

战斗打响了,在我军发起冲锋时,嘹亮的冲锋号在天空激昂地回荡。在战士们们的呐喊,嘶杀声中,陈老爹回忆道,他听到那熟悉的:得胜令。在战士们猛虎般地冲锋下,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狼狽窜逃。解放军把满是硝烟、枪洞的军旗插在敌军阵地上时,我姑爷爷倒下了,敌人一颗罪恶的子弹击在他的胸口上。战友发现时,他已倒在血泊中,手里还紧握着军号……

当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上学、工作、游玩时,又有多少人知晓,我们的绿水青山,我们的蓝天白云,我们宁静和谐的生活,是千千万万像我姑爷爷一样的先烈用青春热血换来的。

姑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留下的是对生命美好的回忆,对英雄精神的缅怀和传承。我凝望着蓝天,耳边似乎传来姑爷爷唢呐那欢快的乐曲。不!是那激昂的军号声!

·心香一瓣·

□王泽民

藻青山前的思念

5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妻子利用周六时间回宣城,清理房子的一些书物,打开小书房写字台下的一个柜子门,一个塑料袋子展现在我的眼前,拍去浮尘打开袋子,那里存放着父亲留下来的一些遗物……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6个年头了,可是有关父亲的许多往事,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脑际,挥之不去。

父亲有十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一生不为名利,一心为民服务。早在1958年我们从老屋搬到安徽的砂岗队落户,住房沿着一个农村街道,是四间小瓦土墙房,中间两间是堂间和灶房,父母的房子里靠床墙壁上挂着的相框是父亲一张年轻时的英俊画像,小相框里有父母的照片,老人在四川当兵时在解放牌汽车上的军装留影;还有我小学毕业证那年,父亲、老三、老四和我在孔城照相馆照的一张黑白合影;记忆中一张三人照片,父亲和同事腰里都插着一把手枪,听老大大是在父亲当区武装部长兼公安员时配发的;家中的家具有衣橱和一只木头箱子,一张旧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地窖,地窖恒温用来储存山芋时间较长,不容易坏掉;床的对面还有一个用于储存稻子、小麦的家庭小粮仓,丰收的年年都能用得上。

父亲做事认真、勤奋好学,待人诚恳,凡事爱琢磨,每件事情总想着做到最好,农田种植、翻瓦检漏、劈柴锯

木、下塘打鱼、果树嫁接、养蜂酿蜜样样在行。70年代,父亲在孔城区政府抽调参加黄山区建设工作组,炸山铺设公路帮助农业生产致富一年就是几年;因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每年的防汛期间都被政府抽出来,负责一片堤坝的安全巡查和防护,不少坝上都留下父亲带领防汛保坝人员的身影。印象中,父亲很有才气,说话语语成珠,他还能看云识天气,“云向东、一场空,云向南、雨成潭,西有云、雨淋淋,雨向北、下不得……”父亲说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凝聚着他的智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受父亲的影响,我与姐姐每件事都会努力认真去做,作风严谨,从不敷衍。

家里的男孩们都渐渐长大成人,父母有点着急了。1974年秋,父亲在当年母亲手头上攒有不到200元钱,家中仅养有一头猪时起意在后院动工建造房子。三间瓦房铺设油毡,一些桁条和瓦木条子都是平时购置和准备好的。父亲和二兄自然成了建房质量和进度的“监工”,舅舅、姐夫等家人也成为工地的主力军,母亲每天负责烧饭招待施工的泥瓦木匠。新建的三间房屋各自独开门对着院子,南北两间后来就成了老大、老三的结婚用房,中间的房子我和老四住着,后门外是竹园和一片良田。而父母亲仍然住在小瓦土墙房里,雨雪天,

小瓦的密封程度不好,时常外面下大雪,屋内也有薄薄的一层,御寒效果可想而知。从记事起到初为人父,我才真正理解了父母那时有多么不容易。

父亲在政府部门上班,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有时回家能称上一斤猪肉,那能吃上一次肉是我们小时候好期盼的事。母亲是一位勤劳俭朴的人,呵护菜园,家禽饲养,洗衣做饭一日三餐。家里来了客人,她都以诚相待,非常客气。记得1979年,四兄高中学校的一位体育老师赶集顺到家中,母亲在灶台前忙上忙下,准备午饭。尊师重教、勤劳致富浓缩在家乡“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俗语中,自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认识和生活实践的传承。

父亲一生敦厚善良,为人极好,不论是亲戚还是邻居,谁家有困难,父亲都会尽力相助,诸如救济有难之人、为治疗生疮的病人上山采药敷治等。他常说,谁家都有用着别人的时候。家里院子里有几棵梨树和桃树,水果成熟时,总是分享给别人,而每次都由我去送,一颗真诚和感恩爱心显而易见。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记忆中也未曾打过我们,从小多是鼓励和赞许,在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时候,让四兄和我多念书学文化。1981年9月,我收到省邮电学校录取通知书,上学前要转户口和粮油关系,父亲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不辞劳苦带我到15公里以外的县人民医院完成“体检”。上学前父亲给我配了一件中山装和一条咖啡色的衣裤,二兄从铜陵请假回来专程送我去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皖南的一地区邮电局,在线路外勤维护的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8年,艰苦的环境培养出吃苦耐劳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动力。

父亲1981年底在粮食部门光荣退休,回老家与大

儿子、媳妇一起过,因母亲去世的早,他一人显得孤单,幸好所在的村子有每逢农历二、五、八的“小集市”,沿街两边的农户用板凳放上门板就可以为卖物品者提供一个“摊位”,也有的就地取材摆起地摊做交易。父亲有时在街上转转,做起义务安全维护员,集市上来自桐城、枞阳、庐江三县的人还真不少,农贸交易生意兴隆,父亲遇上老朋友、熟人可以谈谈心。

1988年秋天,父亲来了一趟宣城,主要来看一下未来的媳妇,从我们三人合影的笑脸里得知父亲还是满意的。1992年夏,我到安庆潜山县参加一个业务会议,顺便回家看看父亲,细心的父亲让当地较出名的篾匠为我打了一床凉席;“篾薄光滑形窄均匀”的工艺加上“两青一黄”材料,亮滑如镜滴水不漏。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竹席越陈越凉快,虽然现在夏天用不上,但我一直收藏得好好的,把父亲对子女无私的爱深埋在心里。

晚年,离家近的兄嫂对父亲的生活方面照顾得还不错,父亲在冬日里头戴绒帽时常在门口晒晒太阳,而我在每年支气管炎易发季节,只能购买一点中成药“梨膏糖”给父亲寄回去。冬天父亲的吸烟量明显减少了,但一生爱好喝茶的习惯一直未变。婚后的几年我都回老家陪老人过年,子女团聚、孙绕膝下,尽享天伦乐,除夕夜父亲都要同家人围坐在炭火盆旁“守岁”到新年的钟声响起。

梦里,父亲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淡泊名利、痛爱子女……都像昨天发生的事;清明节在藻青山父母的坟墓前的遗憾已变成心中的痛楚,当我有时间好好陪伴父亲时,他却走了,让我深深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一幕幕在脑际萦回,等回过神来,泪水已不知不觉中溢满眼眶。